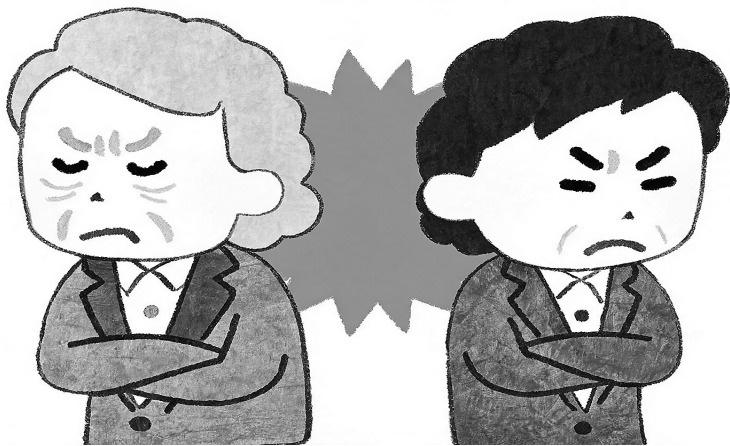


参加购物团 老姐妹闹掰

“我今年62岁,楼下的张姐跟我同岁。7年前退休时,小区里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,要么天天接孙子放学,要么晚饭一过就到小广场跳舞。我跟张姐都喜欢旅游拍照,一来二去就成了搭子。”读者王女士说。



起先我们就报点近郊的一日游,早上坐大巴出去,下午太阳落山就回来,包里塞着面包矿泉水,走到哪儿拍到哪儿。两人出去拍照,她穿我的藏青色风衣拍芦苇,我穿她的碎花外套拍桃花,拍出来的照片发朋友圈大家都纷纷点赞。

我俩出门花钱从来没红过脸,买吃的我抢着付了,她转头就把两份景区门票钱给结了。不像之前一块参加过活动的几个人,买瓶矿泉水都要算到几毛钱。

谁知道好好的交情,就栽在一趟旅行上了。上个月我的老同事给我推了个旅行团,399块钱8日游,连去带回来包吃包住。我当然知道这是购物团,天上哪能掉馅饼啊,可我当时想着,我这么大年纪了,什么推销没见过?到时候我就铁了心不掏钱包,他还能按着我的手付款不成?我回家就跟张姐说这事,跟她拍胸脯保证,到时候咱俩互相盯着,谁也别买东西,纯玩。张姐当时也乐呵呵地答应了。

旅行头几天确实好,虽然每天天不亮就得起,坐五六个小时的车腰酸背疼,可是看见美丽的风景,我们就觉得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。我那时候还暗自得意,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。

到了第五天,行程就开始变成购物了。销售员小姑娘小嘴甜得跟抹了蜜似的,一口一个“阿姨”叫着,拉着你的手给你试戴镯子,说这玉戴了能降血压,那银杯子喝水能治胃病,说得天花乱坠。我一个劲在旁边扯张姐的袖子,临走前我都跟她说了八百遍,千万别买,都是坑,她当时也点头说知道。可谁知道她被那小姑娘说动了心,趁着我洗洗手间的工夫,花了三万多块钱,还跟我说小姑娘不容易,东西真的好。我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
回家没两天,张姐儿子发现后,说了她一顿。张姐自己回过味来,也后悔得直掉眼泪,就找我让我联系当时报团的人退货。我找了人家好几

次,那边直接把我拉黑了。

就因为这个,张姐跟我闹掰了。她逢人就说,要是当初我不拉着她报这个团,她根本不会花这么多冤枉钱,说我当时要是拦得狠点,她也不会脑子一热就买了。我听着这话,心里堵得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,我当时怎么没拦啊?她自己不听我的,现在怎么反倒怪起我来了?

现在我们出门碰见了都低着头走,连个招呼都不打。我想不通,到底哪里做错了。

本报记者 韩璐

主持人的话:

王女士的委屈可以理解,但细究起来,两人皆有盲区:王女士高估了朋友的定力,低估了营销者对老人的精准狙击;张姐则将消费冲动的后果转嫁为友情的债务。老年结伴出行本是乐事,前提是要守住边界:低价团的坑本就该提前警惕,再好的关系,也别替人决定,更别为别人的选择兜底,拎清权责才能让情谊长远。

H 回音壁

22日稿件《我这一碗水真的端不平》讲述读者吴女士双胞胎女儿命运迥异,老大自律优秀,老二叛逆懒散。父母偏心老二,老大得知后心寒疏远。吴女士明知不公却无奈,陷入“劫富济贫”式亲情的困境。

读者李树发:养不教,父之过。二女儿从小不好好学习,父母听之任之;长大不工作,还给买车。惯子如杀子,今后老二的路还是让她自己走吧。

读者贾辅喜:父母一碗水端不平,寒了心,凉了情,受伤的一定是最善良的那个。父母应尽力公平,让每个孩子都感到被尊重,维护家庭和谐。

读者王友明:吴女士应及时止损、弥补亏欠,主动向老大道歉,承认偏心过错,归还挪用的积蓄。彻底停止溺爱老二,不再无底线帮扶,督促她独立谋生、踏实工作,戒掉惰性。往后公平对待两个女儿,用真心修复母女隔阂,这是挽回亲情的唯一办法。

读者刘彦:吴女士应教育老二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事。只有靠自己勤奋打拼,才能过上好日子,靠老人靠姐妹只是一时的。

韩璐 整理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08

杨玉琼在婚前确实和阎芳州、申力明有些“瓜葛”,但那都属于青年男女之间的友谊,上升不到爱情的高度,更没有谈婚论嫁。阎芳州只是含蓄地表示过这层意思,申力明则明确表示过,却被她拒绝了,因为那时她已心属牛幸娃。这两个人中,杨玉琼对申力明是反感排斥的,觉得他过于机灵,遇事先替个人考虑,甚至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,把阎芳州写给她的信私下寄给她的恋爱对象胡晓明,就是他干的;捉王玉波和左梅的奸,也是他干的。虽然年轻人没有不犯错的时候,但这种错太离谱,让人反感。牛

幸娃常说她要看到人家申力明的进步,小伙子对以前的错误已经认错,并用实际行动加以改正,现在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,都当连长了,不能用老眼光看人。但是,她就是对申力明好感不起来。她内心是喜欢阎芳州的,但喜欢归喜欢,自己是有丈夫之人,决不能有非分之想,从来把两人的关系界定在“友谊”范围之内。阎芳州也是如此,两人虽然友谊深厚,但从未有分外之举,每次两人见面,阎芳州看她的眼光都是欣赏、赞美、澄澈的,绝无一丝淫邪、占有和贪欲。正因为走正坐端,两人也不怕议论。

牛幸娃虽然有时吃点小醋,但内心也清楚两人是清白的。现在牛幸娃这一番话,让她感到吃惊,也乱了方寸。

那天晚上的哭,杨玉琼是真

心痛哭。牛幸娃也不劝她,也许不知怎么劝她。她哭够了,也就睡着了。第二天这件事就在脑子里安了家,不知何去何从。不依牛幸娃吧,他要闹离婚;依吧,那样做对自己是违心之举,实在不愿去做。这种事又不能告诉别人。去找苗丽萍?这不是让人家笑话自己丈夫无能吗?去找余秀英?那不等于是向人家要孩子吗?找夏玉珠?夏玉珠远在北京,电话里怎么好意思讲这种事。思谋来思谋去,她终于下定了决心。

一个星期天的下午,牛幸娃去南风井跟班作业,杨玉琼给阎芳州打电话,让他务必到家里来一趟,有事商量。阎芳州撂下电话就过来了。他以为杨玉琼又和牛幸娃闹意见了,否则不会这么急迫。推门进去,卧室房间窗帘

拉着,杨玉琼一个人在哭泣,哭得很悲伤的样子。

阎芳州急切地问:“这是怎么了?又吵架了?”

杨玉琼也不答话,走过去把门反锁上,哭得更厉害了,还一把把阎芳州抱住,呜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阎芳州感到一个女人的体温传递过来,因为杨玉琼在哭泣,浑身还在不停地抖动,这种抖动加上女人的体味,让阎芳州头晕目眩。在这以前他俩从来没有如此亲密接触过,而且,杨玉琼边流泪,边把他的腰搂得更紧了,他有点窒息和难以抗拒的感觉,好在他的头脑还比较清醒,能说出比较理智的话,他说:“玉琼,不要这样,你遇到什么事情了吗?有事你给我说,有难处我和你分担。”

待续